

劉家父子

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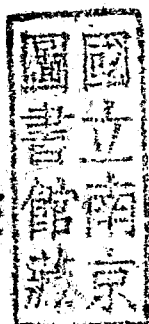
邊區文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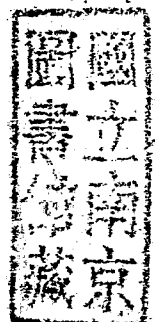
大眾化工作委員會出版

劉家父子

靈區文協
大眾化工作委員會出版

1943





地：平西抗日根據地一個比較偏僻的山溝區域。

時：一九三九年夏季。

第一場，某日黃昏。

第二場，兩個多月後某日黃昏。

第三場，又五六天後某日下午。

人：劉老嫠 四十多歲。

大 嫠 老嫠的大兒子，十八歲，瞎了一隻眼。

小 嫠 老嫠的二兒子，十三歲。

嫠兒媽 老嫠妻，四十多歲。

趙大生 二十一歲，子弟兵。

指導員 二十四歲●

特務員 十六歲●

兒童團員 四、五人●

第一場

景：貧窮農家的院子。左邊是一人多高的木柱羊圈，右邊斜伸出兩間土房，從羊圈與土房的中間望去，可以看見低矮的土牆，家門像是土牆的破爛缺口，一個酸棗枝做的柵欄向內敞敞的開着。院裏放着一些筐子，掃帚、簸箕，鐵鍬之類的東西。

（幕啓：劉老埭坐在房門旁邊捻艾繩，太埭挑着一担水上。）

（劉老埭簡稱）（走上前，自言自語地）喝口新

鮮的！

「大塋水担沒下肩，站在那兒等他爹仰着脖子就桶喝夠，就挑向屋裏去了。老塋抹了一下鬍子上的水，走回原處繼續捻艾繩。」

「屋裏發出水倒在缸裏的『空洞空洞』的聲音。」

「聽着聲音」挑滿啦？

「大塋簡釋」在屋裏的聲音」滿啦

老：「不放心地」叫你騎到缸邊瞧瞧！

大：她沒在家。「挑着空桶走出房門」

老：一轉眼又不知道跑到哪兒「撞喪」去啦！小塋兒哪？

大：不知道。「把水桶、扁担隨便一放，打算出去。」

老：告訴過你多少次了？「挑完水要抱桶放得貼牆靠壁

兒的，扁担立在房簷底下』老是記不住。快二十的人啦，儘長個子不長心！

「大梁把水桶貼牆放好，拿起扁担往房簷底下立，嘩噠一下子又倒了。」

老：

心裏想着什麼哪？

「大梁把扁担豎起來，放立穩當，擦起短衣的大襟，底下頭去擦汗。一本書從身上掉下來，他趕快彎腰拾起，愛護地彈着書上的土。」

老：

這幾天什麼鬼迷住了你。吃過晚飯就心不着家。

「大梁怕他爹唠叨起來沒個完，慢慢地往外走。」

老：

幹嗎去？

大：『學一文化』去。

老：家裏這末多零碎活兒都不知道伸手做一做，挾着個

扁書本子老想往外跑，去，拿掃帚把院子掃一掃！

（大梁不耐煩地去拿掃帚。）

老：（望天）西北角兒上陰得很沉，待會兒一下雨，院子裏這些茅草都糟場曬！（發見大梁掃的不經心）

那末大個子幹什麼不像什麼，你瞧瞧你那是怎麼掃

哪，不願意掃就乾脆給我擱下！

（大梁堵氣地停住不掃了。）

（嚇唬地）你敢？

老：（大梁不知道怎樣才好。）

（大梁不知道怎樣才好。）

老：（大梁不知道怎樣才好。）

（大舅只得繼續掃。）

老：把羊糞掃到屋裏去。掃回來，掃到羊圈旁邊兒糞堆上去！（半晌）唉！天氣這末悶熱，一定要下雨，一定要下雨。

大：（氣悶地唱）拿起『包裹』的手榴彈，對準殺人放火的日本鬼——

老：（截斷）不准唱！

大：（生氣地咕嚕着）我唱我的，干你什麼事。

老：你咕嚕什麼？

大：我想在晚上學點『文化』，你老是沒活兒給我找點兒做。

老：狗屁！咱們劉家從祖上光耀種莊稼，傳到你這兒想

「這門換戶兒？哼！想得可好，也不瞧瞧你那笨頭笨腦的樣子！我小時候念過兩年半書，到現在還不是個瞎眼大瞎子？我有兩隻眼睛，化上錢，都學不好，你瞎着一隻瞎眼，不化錢，會學得好？」

我認得牆上的標語。

大：

「認得標語管屁用，標語能當飯吃！」

老：

「破牆那兒有一個小孩（兒童團員）想進來不敢進來。」

老：

「誰在門口兒探頭探腦的？」

小孩：

「（知道被老傢伙看見，反而定了主意，走進來）」

大：

「大梁哥，大梁哥，『青年主任』叫你——（緊接）就去。」

老：（幾乎同時）不准去！他是你老子？那末聽他的

話。（對小孩）家裏有活兒，沒工夫去！

小孩：（靠近大塚，輕輕地）組織幹事，應當『起模範』。

老：漢！再逼末東躡西跑亂管閒事，我告訴你爸爸叫他結結實實揍你一頓。

（小孩對老塚做了一個鬼臉，唱着兒童圖歌跑下。）

（大塚擦草地掃了一兩下，結束了這個活兒，放下掃帚想出去。）

老：告訴過你不准去不准去，你還跟我裝糊塗。
大：活兒都幹完嘸。

老：完啦也不准去。這幾天就不准你離開我一步。

大：爲什麼？

老：你幹的事情你知道。

大：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老：不知道？（心裏早有『老底子』的樣子）前兒個夜

裏你一宵沒着家，到哪兒去啦？

大：送『雞毛信』去啦。

老：送到那村？

大：趙各莊。

老：到你舅舅家去了沒有？

大：沒有。

老：胡說！你當天夜裏住在他家的，當我不知道！他眼

你還縫了一些什麼？（停了一會兒）說，說了甚麼你的事。

「逼得大塚那股本動兒上來了，背朝着他爹，屁股坐在羊圈門旁一塊石頭上。」

老：

「沒有不透風的牆」，今兒早晨就有人把事傳吹到我陶耳裏，說你舅舅張五楞子叫你堂子弟去，參加青年營，過幾天各村開大會的時候，背着我到趙各莊當場報名。這都是你媽媽的好兄弟尋出來的，拆家散戶叫我不能過日子，我要找他去算賬，拚命，打官司，堵着他家門口兒跳起腳來罵他！別看他當着趙各莊的農會主任，現在講『民主兒』我不怕他！」

大：我是『自動』的。

老：什麼？

大：我是『自動模範』。

老：

屈！沒有你舅舅串通着你天賜也不敢。想得可倒好，『模範』？這幾天你要去『模範』，提防着你的兩條腿！……我已經托村東頭你張大爺到趙各莊去——呵？（抬頭摸臉）掉爾點了。來，跟我把院子裏的東西拿進屋去。

老：

（老梁起身拿東西，大梁沒有動。）

（一邊拿東西，一邊嘮叨）我早就說下了，今兒晚上保不準要下，果不其然！……那牆咯噔裏有一個筐子拿進來。

「兩人往屋裏拿東西，舞台漸漸稍暗，村裏有狗咬聲。」

老：「瞧瞧黑兒在狗窩裏沒有？」

太：「看過後」沒有。

老：「（叫狗）黑兒，黑兒，黑兒。——下雨了還不回來。」

牠跟你一樣，太陽一落山就往外跑。去，把牠捉回來。

「大梁拿起狗鏢子，往外走。」

老：「忽然覺着不合適」拿來，我去吧。你到羊圈裏瞧

瞧，有漏雨的地方，想法子用破席頭兒遮擋遮擋。」

「大梁把狗鏢子交給老梁，自己走進羊圈，羊兒被驚動，咩咩叫起來。」

「老梁走到門口，稍一遲疑，又回來，悄悄地把羊圈門鎖住，才出去。」

「半晌。只聽到羊兒的叫聲和互相擠撞聲。」

「『青年開會去喇！』『青年開會去喇！』喊聲伴着鑼聲由遠而近。太梁要出來，發見門鎖住了，氣極，用盡兩臂的蠻勁兒亂搖，用腳亂踢。小梁跑上。」

小：「小梁簡稱」哥哥，哥哥，開會去。（發見大梁被鎖在羊圈裏）呵？你怎麼啦？

大：「我把你腳跟前那塊石頭遞給我！」（小梁把石頭遞給他）到屋裏晚上把我的草帽拿來！

（小梁拿出草帽，大梁已經把門打開，出來。）

小：（把草帽交給大梁）雨不大，帶草帽幹嗎？

大：出村去。

小：這時候你出村幹嗎？不開會啦？

大：別管！

（大梁小梁正打算走，老梁提着狗鐐子從門口回來。）

老：（氣狠狠地）你把我的羊圈弄壞啦！

（大梁乘機跑出去。老梁一狗鐐子打去，沒打着。）

小梁正想跑，被老梁一把拉住。

5 老：是你把他放出來的？

小：（噙噙地答非所問）他，他說出村去。

老：

老：

什麼？你這小雞爲什麼不拉住他？（向小雞）

「耳光，轉身跑下，小雞跟出。」

（追喊）大塚，大塚，我們家的大塚跑啦，大塚
忙截住呀！

（引起一片狗咬聲。）

（幕急落）

第二場

景：同第一場，只是院子裏顯得更加零亂。

〔幕啓：土牆外有狗咬，趙大生嚇唬着狗。〕

生：

（趙大生驚慌）去！去！他媽的，連我也不認識
啦？去！（彎腰拾起一塊石頭向狗打去，打着了，
狗悽慘地叫着，他走進院門，狗聲漸遠）劉三叔，
劉二叔！怎麼着？家裏沒人？（走到房門口）鎖着
門哪。（外邊有什麼聲音，他走到門口一看，滿意
地回來了）

媽：

（梁兒媽同小梁上，在土牆外，沒瞧見大生。）
（梁兒媽簡稚）唱歌，唱歌，梁子都唱啞了，還不知道回來！

小：

（執扭地）明兒個我們兒童跟青年比賽。

媽：

沒記性的東西！忘記啦，前兒晚上你爹摸你的那頓巴掌，屁股又癢癢，是不是？……儘在這兒站着幹嗎？走！家去。

生：

二嬸！
（梁兒媽扯着小梁一隻胳膊走進院。）

媽：

哟——是你呀，我在門口慌慌惚惚覺得院子裏有人，敢則是你！唉，你幾兒回來的呀？

生：

昨兒晚上。

媽：

（對小梁）見了大生哥也不知道叫一聲！

「小梁咕嘟着嘴，不叫。大生望他笑了笑。」

生：

我二叔呢？

媽：

剛出去。……你回來可好啦，我天天盼望着你個青年營回來個人，好打聽打聽大梁那孩子在那兒怎樣。

生：

他很好，叫我捎了信來哪。

媽：

長高了吧？

生：

沒長什麼。

媽：

你瞧，我真是有點顛三倒四的，才離開兩個多月，就像兩年多了似的。

生：

那是您想他想的。

媽：可不是嗎！唉，當着他爹的面兒不發聲，只是一

個人背地裏傷心流淚，打悶葫蘆！

小：哥哥一定又學會了很多新歌兒。

生：（誇獎地）噯，可多哪，唱一晚上都唱不完。

「小聚羨慕地望着大生，不知怎才好。」

媽：我給你拿個小板凳兒來，你坐一坐，待會兒你二叔

就回來。（說着就走）

生：不用，這兒有塊石頭。

媽：（掏出鑰匙開門）屋子裏蚊子多，待不了一袋煙的

工夫手脚就聃牠叮幾個疙疸。（進屋去）

小：（拉着大生）你教給我唱歌兒。

生：（故意地）見面連叫我一聲都不叫，我的歌兒都感

小：沒忘沒忘，該給我。

生：（笑着）叫我一聲。

小：大生哥！

生：（答應）噫！

小：我叫你啦，你教給我。

生：（笑）我教你，我教你。

小：真的？好聽的？

生：噯。（準備好打拍子的姿勢，先唱）青年們青年

們，快快去當子弟兵。——二。

小：（學唱）青年們青年們，快快去當子弟兵。

生：（唱）快快去當子弟兵，快快去當子弟兵。

「大生用手揮着不大合拍的『拍子』，小瑛一句句地學着唱。瑛兒媽從屋裏搬出一個小飯桌，兩個小櫈兒。」

媽：

〔對小瑛〕去，打鍋裏給你大生哥舀碗米湯來。

「瑛兒媽放桌櫈。大生走過來坐下。小瑛從屋裏出來，右手端着一碗米湯，放在桌上，左手背在身後。」

媽：

你那隻手裏拿着什麼？伸出來！

媽：

哪隻！

「小瑛把右手放在背後，左手伸出。」

媽：

兩隻都伸出來！

「小瑛把左手放在背後，右手伸出。」

「小梁兩手都伸出，一個煮熱了的玉米棒子捧在身後。」

媽：

剛吃了晚飯又往肚子裏填塞！爲什麼不想着給你大生哥拿一個？

「小梁跑進屋裏去拿。」

生：

我也剛吃了飯，不餓。

媽：

（向屋裏）檢個爛的。

「小梁拿出個玉米棒子放在桌上。」

媽：

到村裏把你爹找回來，就說家裏有事。

（小梁瞞着玉米棒子高興地下。）

生：

聽說大梁走了以後，我二叔差一點沒氣死，是真的嗎？

媽：

可不是嗎，唉，大塋走的那天夜裏正下大雨，他在那裏淋着找了一個整夜，第二天回來就倒下了，發冷發燒，亂說胡話，三天沒起炕，等病好了一點，就跑到趙各莊找我五兄弟鬧了一頓，沒結果，回來就一直給我好氣兒，打雞罵狗，摔碟子砸碗，鬧得家裏一點不耽樣兒，好在地裏的活兒不忙，發了悶他就一個人刁着煙袋在門口榆樹底下坐着，一坐就是半天一晚上，村裏人跟他說話他誰也不理，兒童團打柴來，他給人家扔出門口去。

生：

他現在還是那樣兒嗎？

媽：

現在總算好一點啦。也許自己想開通啦，白天下地，晚上挑水，打掃院子，偶爾才發一發脾氣。

……前兒夜裏說夢話，叫大梁的名字，叫得那末親熱，大概真有點回心轉意啦。

生：

媽：

上半個月他給大梁打了封信去，您知道嗎？我連影兒也不知道，怎麼——

生：

信上說，他病得要死，叫大梁回家來。可是大梁揭髻抹角一打聽，才知道他一點病也沒有，也就沒請假。

媽：

唉，這孩子！他不想家嗎？

生：

青年營都是咱們本鄉本土的青年小伙子，磕頭碰腦的儘是熟人，在一塊兒處得很快，誰還想家呢？聽說咱們村裏去了十幾個，都是誰呀？

媽：

生：

您聽我給您算一下：（伸出手指計算）大梁，我，

張牛兒，孫德茂的二小子——孫成，王二佐，……
 「外邊傳來兒童團員和老嫗互相爭執的聲音，一直到了門口，幾個兒童都背着柴，老嫗背向觀眾，截擋着兒童，不讓他們進來。」

虎甲：收下吧，劉二叔。

老：背走！背走！我不要。

兒乙：今兒個是我們兒童團「打柴優抗日」，不比平常。

老：我不是「抗屬」，不要「優待」，背走！再不背走，我又給你們扔出去！（轉身進院來）

「大生趕上前。」

生：劉二叔！

老：唔，你——

兒：二叔，給你放下了。

（兒童把柴放下；跳着鬧着走了。老梁正要趕出去爭執。）

媽：（拾上前）大梁打信來了，大生給捎來的。

生：大梁在那兒很好。

媽：大生說，青年營都是咱們本鄉本土的熟人，沒有

「外鄉客」，這倒怪不錯的。

（老梁一直沒說話，走到小桌旁坐下。）

生：前些日子小橋鎮那個大勝仗，我們青年營也參加

了，在西路配合着打的。……別瞧大梁一隻眼，打

鎗可打得滿準，他升了班長！

老：（看了大生一眼）要不是我傳授他一手沙子鎗，半

個班長也不夠格兒！

生：他文化學得也很好，這封信就是他親筆寫的。

（大生把信從衣袋裏掏出交給老梁，老梁沒接。）

媽：（從大生手裏拿過信）給我瞧瞧。

老：（一把奪過來）媳兒們家也要瞧信！

媽：黑影兒早就下來了，瞧不清楚，我給你們拿個亮兒來。（進屋去）

外邊的聲音：大生在這兒嗎？

生：幹什麼？

外邊的聲音：叫你到村公所開會去哪

生：一會兒就去。

老：又開什麼會？

生：

我回來有「任務」！（神聖地說出那兩個字）

老：

（不明白）任務？（裝懂）唔，任務，唔，任務……

（下邊咕嚕一些什麼，聽不清。）

（梁兒媽把盞拿來，放在桌上。老梁攔近燈亮瞧信。）

老：

（很費力地啞啞地念）劉、國、太、父、父、親、

大、人……劉、國、太、父、親、大人、人……

生：

收。

老：

唔，收！秋收冬藏的收。

生：

讓我替他拆開。

老：

（忽然想起）我沒工夫聽他的信，你給念念吧。

生：

（拆開信，不大熟練地念）父親母親大人，兒輩家

後，身體很好，諸事平安，雙親不必挂念，這裏咱們村裏人很多，無有困難，不必挂念，叫二弟在兒童團好好學文化，完結，敬禮，兒劉長久。

什麼？劉——長——久——？

（解釋地）大塋參加的時候，報的劉長久的名字。

唔——

（大生把信交給老塋，老塋小心地揣在身上。）

媽：他說村裏人怎麼着？

老：唉，說了你也不懂。（說着就走進屋裏去。）

媽：你這次回來，得住幾天吧？

生：我是來動員的。

（屋裏櫃子響。）

媽：（對屋裏）你找什麼哪？

老：（在屋裏答）沒找什麼。

媽：屋裏黑黑兒的，你別打了地下的瓦罐。唔，我想起
來啦，你把針線簍裏那個包兒拿出來。

老：（在屋裏問）在哪兒？

媽：炕上。（對大生）我背着你二叔偷偷的給大娘做了一雙鞋，托你給他捎去。

生：好吧。

（老娘拿出一個布包隨便放在桌上，緊兒媽又包紮一下。）

老：那是什麼？

媽：（看出老娘真的回心轉意，爽得說出）我托大生給

大梁捎去一雙鞋。

〔老梁從梁兒媽手裏拿過鞋，梁兒媽和大生……〕

〔梁。〕

老：待幾天，我……我給他拿去。

媽：你——（高興得不知怎麼才好。）

生：（心裏的石塊最後才放下來）我該開會去啦。（站起，走。）

媽：大生？（大生站住）……（她說不出下文，向老梁交換了一個眼光。）

老：（走到大生前）大生，用得着劉二叔的地方儘管說

，咱們都是父一輩子一輩的交情。

生：有事少麻煩不了您。

「老梁隨大生走到門口，順便把兒童放下的紫羅
進院子掇兒媽見他這還是第一次，高興的幫他搬。」

媽：剛才大生念信我沒聽清，你再拿出來念一念。

「老梁不語，往屋裏走。」

媽：不就在我身上揣着哪嗎？

老：我剛才放在櫃子裏哩。

「老梁從屋裏拿出一個盒子。」

媽：你把旗邊裏的盒子拿出來幹嗎？

「老梁把盒子放在桌上，打開，取出那封信。」

老：（仔細瞧信）父，親，母，親……

「小梁從外邊跳進。」

小：什麼？

媽：
老：

聽着！你哥哥來的信。

（繼續念信，小梁間或斷着念）父親，母親，大兒兒，兒什麼，家什麼……（高興地）你瞧瞧這歪七扭八的字，倒像那個瞎子寫的。諸事，平安……叫二弟好好學文化，完結，敬禮，敬禮，哈哈哈哈哈……

MASCOPE

（舞台漸暗，只剩下桌上燈光照耀着三個人的臉。）

（幕落）

第三場

景：連部辦公室。

〔幕啓：指導員坐在辦公桌前工作着。特務員走進來。〕

特：（特務員簡稱）報告指導員，外邊有一個老頭兒來找我兒子大塚。

指：（指導員簡稱）哪村的？

特：我沒問他。

指：請他進來。

特：是。（鬆繩，指導員忙著辦公沒看見。）

特：（不肯走）指導員！（又敬禮，指導員抬頭，才退下。）

（稍停，特務員在外邊的聲音：『請你進去。』又停了一會兒，老梁生疏地走進門來，他換了一身新漿洗的舊衣服，帶着一個破草帽兒，挾着一個布包。特務員在後跟上。）

老：同……志！大塚在這兒嗎？

指：（和善地）您是哪村的？

老：石頭村的。

指：您貴姓？

老：姓劉。

指：找他的兒子嗎？

老：嗯。

指：他叫什麼名字？

老：大壕。

指：（爾心地）我還問您：他參加隊伍的時候，報的什

麼名字。

老：報的……報的劉什麼長……信上寫着哪，可是我忘

了帶來啦。

指：（尋思）劉什麼長……您說說他什麼樣兒？

老：（用手比着）這末高的身量，笨頭笨腦的，瞎了一

隻眼睛。

指：打金打得銀好的？

老：

唉，我教過他那末一兩手兒。

指：

您請坐，等一等。（對特）你去把劉班長劉長久同志找來。

特：

是。（退下）

老：

（自言自語）對啦，對啦……劉長久，是這個名字，

……劉——長——久——……（下邊的話聽不清）

（指導員提起水壺倒了一磁缸子水，送到老梁面前。）

指：

您喝點水吧。

老：

不渴。剛才一進村兒的時候，在東頭井台兒上喝了幾口涼的。

指：

地裏的莊稼好嗎？

老：

唉，湊合事兒，仗着今年雨水豐，咱們小戶人家倚山坡地，就佔了光啦！……也多虧了咱們鄉隊伍，前些日子在小橋鎮解決了鬼子幾百人；要不，鬼子鑽進這道山溝，多好的莊稼還不是叫他們由着性子踐踏，破壞！嘻嘻……！！

（大塚上。）

大：

（向指）敬禮！（向老）敬禮！

老：

（驚愕地瞧了大塚一會兒）就是他，就是他……

（老塚的眼睛一直沒離開大塚，上下打量，說不出話，大塚呆呆地站在指導員身邊。半晌。）

檢：

你們爺兒倆說會子話，我有點事。（向老點頭）失陪啦！（出）

大：過來這兒幹嗎？

老：探望探望你，怎麼着？

太：不怎麼着？

老：自從你跑出家門兒，家裏的人成天記望着你，沒想到你早把我們忘啦！

太：沒忘。

老：沒忘？那爲什麼我翻山越嶺大老遠的來了，你張口第一句就問我『來幹嗎？』

大：我怕惹叫我回家。

老：幹的好好的回家幹什麼？（大塋知他誤會了，打算插嘴聲辯，但他不管，一直說下去）有志氣就幹出個樣兒來給我瞧瞧。在我眼裏你終歸是個不出籠兒

的東西，沒什麼大出息。

大：我沒要回家，您聽錯了。

老：又是你對！

〔沉默。〕

大：你胳肢窩裏挾着的包袱……？

老：（被提醒）唔。

（老緊把草帽摘下，把包袱打開，原來包着一雙藍色布鞋，從鞋裏摸出雞蛋，一個個的往桌上放。）

大：您給誰拿來的雞蛋？

老：唉，家裏沒現錢，拿上幾個雞蛋路上當盤川，走饒路到村子裏換點乾糧吃。古話兒說得好：在家千尊

大

老

大

老

好，出門一事難！（指着鞋）這是給你的。

婦救會慰勞我們的鞋穿都穿不完，我不要。

這是你媽想你想得夜裏睡不着，點燈熬油辛辛苦苦替你做的，怎末，不要？

拿回去您穿吧。

大老遠的拿了來，又叫我拿回去？你知道路上拿着它有多麼累贅。昨兒夜裏住在馬家莊村公所，我怕人多手雜丟了沒處找，睡覺的時候就枕在腦袋底下，好在包袱裏的厚，雞蛋壓不碎，夜裏我睡得糊裏糊塗的起來，跑到院子裏撒尿，回來一摸——不見啦！黑黑兒的摸了半天才摸到，當時急了我一腦袋汗。別瞧包袱小，揀着它可不容易。（指着鞋）

來，穿上試試大小合不合適。

大：媽比着鞋樣兒給我做的，一定合適。

老：穿上瞧瞧我才放心。

大：我不穿。

老：穿上！

（老梁兩眼直直地瞪視着大梁，大梁石頭一般地立在那裏。）

老：（厲色地）穿上！（把鞋用力地摔在大梁的面前。）

（大梁勉強地脫去腳上的鞋，準備試新鞋。）
老：在外邊也敢跟我鬧彊扭！

（大梁費力地穿鞋。半晌還沒穿上。）

老：

我瞧。（明白了）笨蛋！你把手指插在鞋後跟裏，心未提得上去？拔出來，兩隻手捏着鞋幫兒提！（伸過手去，幫大塚。）

大：

您歇歇吧，我會穿。

老：

（又得到在兒子面前「說嘴」的機會）覺得自己好像是修煉成叢，哼，還早呢！……連鞋幫兒都叫人搬着手兒教……

大：

新鞋，幫兒硬，穿慢了點兒您就說人家不會穿。

老：

（頂住）慢了就不行！行軍打仗跑掉鞋的時候，才知道要吃大虧呢！……往前走兩步，試試夾腳不夾腳。

大：

（走了兩步）不夾腳。

「老梁這才放心。打算把桌上的雞蛋包起來。」
大：「我剛領了津貼，（拿出錢）給您路上當盤川，雞蛋

不好拿，送給我們指導員吧。」

老：「什麼指導員？」

大：「就是剛出去的那個人。」

老：「唔，他很和氣……」

大：「特我們跟親兄弟一樣，人家可有本領哪，參加過冀

東暴動！」

老：「那你就好好的跟人家學本領，別像在家裏似的

——成天價調皮搗蛋，叫你往東偏要往西。」

指：「（在門外）告訴他開一個客飯，炒兩個菜。（進

門，走在辦公桌，正要辦理手拿着的那件工作報告）」

老：我這兒正跟他說哪，叫他聽同志您的話。嚟，這孩

子好像個野馬駒子，永遠離不開籠頭。

指：劉長久同志打仗滿勇敢，學文化也努力，是二排的

模範。

老：那兒及得上大生一半兒……

指：趙大生同志也是石頭村的？

老：我們是三扎遠兒的街坊，我跟他爸爸論哥兒們，他

還是個晚輩。

指：他回村工作，您見他了嗎？

老：嚟，他可忙哪，東家說服，西家說服，已經勸員了

四五個人。孫三索子那個大小子還是我幫助他說服

的哪。

指：村裏的工作您要多幫忙。

老：沒得說的，沒得說的。

〔指導員走到大梁面前談了兩句什麼。二人爲了一件工作，將要走。〕

〔老梁拿起草帽，也要走。〕

指：給您預備下飯了，吃過再走。

老：不，不，不餓，不餓。

指：〔已經走到門前，開門〕瞧，小鬼已經打飯來了，吃過再走，馬上回來陪您。〔和大梁匆匆下〕

〔特務員提飯進來，放在桌上，退下。〕

〔老梁望了望桌上的飯，走到門口見沒有人來，又回到桌前，把雞蛋放在桌上，拿起包袱，草帽

，輕聲兒地走了。」

「稍停。指導員和大塚匆匆上，好像那件事還沒辦完。」

指：（忽然）怎麼，走啦？……雞蛋怎麼沒拿走……

大：他說是送給指導員的。

指：快請他回來吃飯。

大：他不回來啦。

指：怎麼？

大：他向來不在外邊吃飯，怕騷擾人家，他……

都不吃飯。

指：到這兒還不限在自己家裏一樣，快去請他，一會兒

飯菜就冷啦。

「大梁下，半晌，把老梁擁上。」

「心裏歡喜，臉上發紅」「嘻，我還是回去吃，不，不，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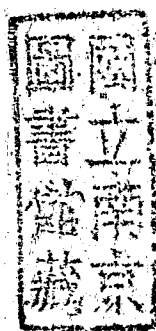
「指導員和大梁滿心快樂，強留住他，半推半擁着老梁就坐。有一種無限融洽之情，流露於三個人的臉上。」

（幕落）

——完——

一九四二·六·二五於青年劇院。

爲了農村劇團上演的便利，儘量多註明動作。



劉家父子

著者 李 之 華

出版 邊區文協大衆
化工作委員會

發行 新華書店

定價 一元五角

44-3

4

\$2.00